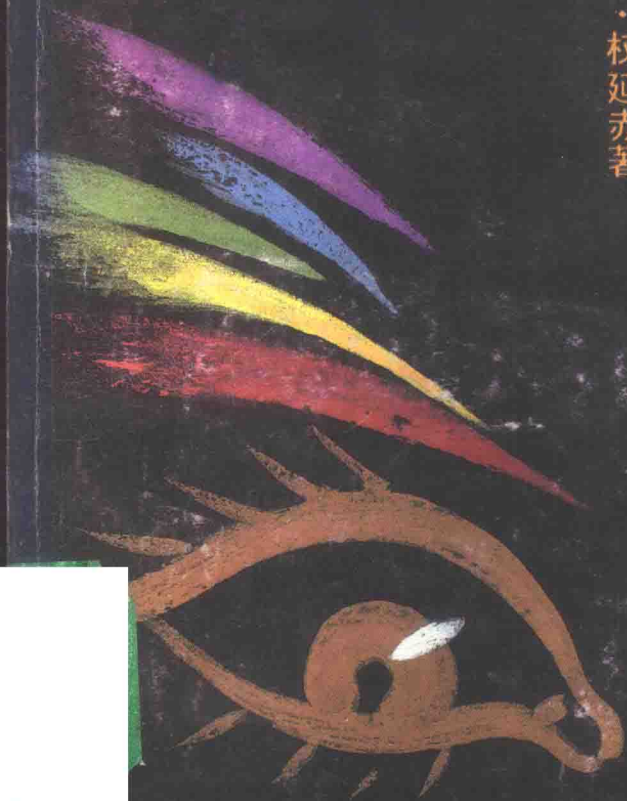


风流军体官

纪实文学·权延赤著



风流军体官

权延赤著

纪实文学·昆仑出版社

风流军体官

权延赤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印张 $7\frac{1}{2}$ ·字数 143,000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198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ISBN 7—80040—065—4/1·56

定价:1.90 元

引 子

他事后是这样想象的——

咔嚓。放映机开了。

占满整个银幕的这张脸是蒙古利亚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颧骨高突，两腮横阔可观。眼睛小，眉毛很浓，蚕虫一般粗。嘴巴本来就大，偏偏他又喜欢咧嘴笑，便尤其大得憨直坦率。灰白的头发朝后梳理，灰呢毛式制服系紧领扣，可以看出一种军人风度。

“怎么样？这是在玫瑰谷拍摄下来的。”黑暗中有人讲话。他穿一身呢制军服，身材高大，体态健美。借着银幕上的反光可以看出，他是不同于蒙古利亚人的欧罗巴人。他抓着从哈巴罗夫斯克调来的档案材料，并不曾看，熟悉地介绍：“韩明阳，一九二八年生。军人，是中国军队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参加过朝鲜战争……”

咔嚓。

银幕上，韩明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举杯微笑。

“他出访的公开身份是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席。实际还是中国国家军体局局长。一九七七年上任，是名活跃分子。左边那个秃顶的大个子是国际航联秘书长拉歇尔，同他讲话的瘦子就是在塞浦路斯新当选的国际航联主席，那位比利时王子……”

咔嗒。咔嗒。

“他善交朋友，是个舞迷。这些照片拍自巴黎夏特鲁机场，意大利酒吧店，玫瑰谷、尼科西亚。舞伴有卢森堡大公的妹妹、女运动员、女招待、女经理、女兵……”

“停。”坐在靠背椅上的少校作个手势，咔嗒声停下来。这是韩明阳同一位风韵犹存的贵夫人跳探戈舞。

“你们看出了什么？”

“他跳舞是在国际航联出了名的，在法国和意大利上了报纸和电视。有一流的水平。”

“你们注意他的眼睛！”

“有些……不自然。”

“是的，有些拘谨，可是也藏着幻想。看出来了吗？他是个解放派，小心翼翼的解放派！还有吗？”

“完了。”

放映机关掉，屋顶的枝形吊灯打开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少校望住拿着档案材料的年轻军官。

“他今年五十一岁，立过战功，是属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一类老干部。受过隔离审查。”

“就是说，他还有机会顺着职务的阶梯往上爬？”

“是的。”

“嗯，”少校沉思片刻，掀起眼皮又问：“他为什么受审查？”

“他的行为违背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明……”

“说具体的！”

“因为跳舞，因为一个女人。韩与她的关系超出了中国道德标准所允许的范围。后来，事情败露了……”

南京笕桥机场。三十年前，响彻这样一支歌：

神州莽莽，华胄绵绵。同胞四万万，立国五千年。努力努力！发扬光大，责任待吾肩……

“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国民党飞行员高志航从这里起飞，率队迎击日本飞机，将赫赫有名的木更津联队打个六比零。此后，由于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他壮志未酬，未曾起飞便被日机炸死在河南周口机场的停机坪上。据说，他生前对战友讲过：我不怕日本人，就担心自己人……

三十年后，喇叭里传出另一支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起飞线，那些被称为“空中美人”的轰炸机静卧暮色中。起飞推迟了。不知什么原因。

副师长韩明阳坐在驾驶舱，眼望飞行罗盘，目光变朦胧。于是，他看到另一个木罗盘，碗口大，已经油污得辨不出木质本色，被一根绳子水平吊起。锈渍斑斑的指北针转一圈，转过字迹模糊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向。罗盘后立一位穿蓝布袍的老人，手捻胡须

瞄啊瞄，忽然伸出枯枝般的手指：停，就是这儿！

韩明阳被这一指惊醒。眨眨眼，探头朝塔台张望。恰有一辆吉普车驰来。刹车太猛，车屁股朝一边甩去，险些撞了迎上去的地面指挥员。

车上跳下三个人，与地面指挥员交谈，接着便朝起飞线赶来。

妈的，又是哪个头头来检查？韩明阳重新望住罗盘。他总以为自己与罗盘这种古老的文明有什么联系，在他出生前便紧紧联系到一起了……

“韩副师长，请您先出来一下。”那名机械师拉开舱盖。

韩明阳茫然走下飞机。望清面前的人，心里立刻有些慌。他认识，来的是上级保卫部门负责人。同平常百姓一样，他也不喜欢同保卫部门的人打交道。

“韩副师长，对不起，请跟我们来一下。”那人和颜悦色。韩明阳却本能地退一步，紧张地问：“干什么？”那人作个手势：“跟我走吧，一会儿就明白了。”韩明阳望望左右，左右站了两名身高马大的保卫干部，嘴角带着坚定的冷笑。于是，他战栗了。脸色苍白，随上级来人走向那辆吉普车。

他被带入警戒严密的一个套间，瞬即变成阶下囚。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交待自己的问题吧。”上级保卫部门负责人一坐下，便阴沉了面孔。

韩明阳茫然，小心问：“什么问题？”

“你自己明白！”

“我……确实不明白。”

“你确实会装糊涂！”

“我……”韩明阳想了又想，摇头：“我问心无愧。”

“你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韩明阳吓了一跳。若没有问题，他们敢这样对待我，对待一名副师长吗？他绞尽脑汁去想，仍然想不出，便露出一丝忿懑：“有问题你们就说，你们不说我也没得说，死路活路由你们定吧。”

“我问你，你认识哪些外国人？”

韩明阳眼皮一掀，怔住。“文化革命”开始后，这是个敏感问题。不过，他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老航校时候的日本教官，五十年代的苏联飞行顾问，那时的飞行员谁不认识几个……”

“你以为你很聪明？我这里有证据！”保卫部负责人用力拍响桌上的卷宗，“你还认识哪些？最近还有往来的！”

“最近？……没有。”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韩明阳知道事情严重，认真想了又想，终于按捺不住叫起来：“没有！你把棺材抬出来吧……”

啪！那人甩出一张照片。韩明阳只望一眼，冷汗便刷地滴下……

“是跟女人睡觉的照片吗？”少校兴致勃勃吸燃香烟。

“不是。是他自己的标准照。可他送给了妻子以外的女人，这种举动在中国已经足够毁掉一个人的名誉

了……”

一九五九年，北京小土地庙空军招待所住进一批人。冯德英写《苦菜花》，丁一三写《英雄虎胆》，柳特写《战上海》，韩明阳和高德爱写《红鹰展翅》……

那是一个快乐的星期六。韩明阳晚七点随高德爱来到北京饭店宴会厅参加舞会。他看到许多熟悉又令人崇敬的面孔：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他体内生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激动、缥缈、舒适。

有人拍他肩膀。扭转脸，眼前象闪过一道电光。谁在拍照？他看到一名妙龄姑娘。她那柔媚的眼睛和纤巧的嘴巴无疑是东方人种的基因所致；洁白的皮肤丰腴的身材和挺秀的鼻子又有西方人种的风采。

“俞召，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生。”高德爱介绍。脸上神气给韩明阳的印象是：伙计，今儿个我可对得起你了，土包子开洋荤吧。他又转脸望住姑娘，手在后面继续拍打韩明阳肩膀：“韩明阳，年轻的团长，文武全才。朝鲜战争立过大功，现在跟着我学写电影剧本。他舞跳得好，我专为你找的舞伴。”

夸了韩明阳，更抬高了自己，这位高德爱确实有几下。韩明阳不舒畅地挪开那只手。妈的，是拿我垫他脚呀！可是，那姑娘对韩明阳笑了。一笑粲然，满厅生辉！那种美是不加修饰的，是出乎天生丽质纯洁自然的灵秀之美。于是，韩明阳那点恼火立刻烟消云散，甚至真感谢高德爱了。身不由己，彬彬有礼向姑娘微笑点头。

才一搭伴，韩明阳一如中了古老的妖法，为冥冥之

中的幽灵所驱使，两脚飞旋象一团旋风。俞召有第一流的神韵，第一流的舞技，第一流的舞姿。跟她跳舞全身带劲！

跳过两支曲，韩明阳已经探知底细。俞召体内循环着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两个古老民族的高贵血液。她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中国人，而且是周恩来总理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她还没结婚，没对象。

可惜，韩明阳已经结婚，夫妻感情也挺好。

晚十一点，周恩来总理走进北京饭店，走入舞场。照相机快门闪动，来宾起立鼓掌。韩明阳后悔没带照相机，否则，他将来可以经常炫耀一下“想当年”……

周总理身穿灰色中山装，向大家频频点头招手。一位民主人士问：“总理怎么来晚了？”周总理说：“有些事刚处理完，我从办公室直接赶来的。”

俞召忽然挤入人圈，拉住总理的手喊周伯伯。周总理象爱抚女儿一样抚摸俞召的秀发：“她爸爸就是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你们看看，长这么大了。我们当年去法国也正是这个年纪。”

俞召真幸福，她陪总理跳了三支曲。韩明阳也真幸福，俞召向周总理介绍了他。

韩明阳感激俞召，报答俞召。脑子里蓦地蹦出个念头：“小俞，我有一位战友……各方面都挺不错。”

有一批去苏联茹果夫斯基航空学院留学的年轻军官归国，也住在小土地庙。其中有位杨茂之，人长得帅气，是韩明阳的朋友。嘿，杨茂之还没对象！跟俞召正好一对。

到底是含一半法国血统，在爱情问题上表现得开放大胆。俞召笑着说：“合适不合适，见见再说呗。”

舞会结束，韩明阳跑回小土地庙，从床上拖起杨茂之：“喂，伙计，有了！你在苏联吃洋面包，我给你介绍一个高鼻梁的！”

“干什么干什么？深更半夜的！”杨茂之揉搓惺忪睡眼，“犯神经病了？”

“给你介绍个对象，呱呱叫！”韩明阳一边介绍俞召的情况，一边在抽屉里翻。杨茂之叫嚷：“翻什么？土匪！”韩明阳嘿嘿笑：“照片呀，先拿一张照片去。”杨茂之哭笑不得：“我同意了吗？你就拿照片。想包办呀……”韩明阳翻出一张照片，在脸前晃：“包办就包办，咱们就包办这一次。”

韩明阳也纳闷，吃洋面包的和鼻梁高的为什么偏谈不到一起？不过，能包办一个就可以包办第二个，反正空军里小伙子有的是，单是在小土地庙里喊声集合，也能站出一个连！他稍努努力，便给俞召送去七八名空军军官的照片。可惜，到底也没谈成一个。天晓得他怎么想呢？这位三十岁的年轻团长离开北京前，同俞召告别，心里起了漩涡一般犯起混，把自己照片也送了一张给俞召。还怪缠绵地说：留个纪念吧。

就为这张照片，他成了阶下囚。

“她，她是中国人……”韩明阳勉强喃喃。

“还敢辩，你看清她的鼻子！”

“她爸爸是中国人，是周总理同学……”

“住嘴！她是吃法国人的奶，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韩明阳两腿一软，差点跌倒。两名保卫干部抓住他，顺势缴走他系在腰上的手枪。

完了，全完了。韩明阳隐隐听到保卫部负责人宣读空军首长的命令，接着便被带走，开始接受漫长的审查……

十五世纪九十年代，莫斯科燃起一场大火。大火后，空旷之地成了广场，被称为“火烧场”。它与克里姆林宫相毗连，是商业广场，也是施行各种刑罚的场所。十七世纪中叶改了一个动听名称——红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这里曾发生激战。工人和士兵从红场攻下了克里姆林宫。此后，红场成为苏联人民举行庆祝活动、集会和阅兵的地方。

六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的十月，韩明阳和他率领的跳伞运动队出现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这个著名广场上。他们来瞻仰列宁墓。

难怪韩明阳事后有许多生动、惊险、甚至是荒诞的想象。他在莫斯科确实遇到许多蹊跷事和麻烦事。

就在这个一九七九年，中国一名 25 岁的秘书同一个漂亮女人睡了觉。这段风流史全被摄像机镜头收录在一盘小小的磁带上。当他目瞪口呆地看到屏幕上再现出那段风流故事时，他受到了威胁和讹诈。震骇惊惧之余，他以东方人的明智作出了选择——他拒绝作间谍背叛祖国和民族，他向大使馆作了坦白。于是，他赢得了第二次考验，不曾继续滑向死亡。于是，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份抗议上了报纸和电视，

读者想必都记得。

紧接这次事件，韩明阳率跳伞运动队，从索菲亚飞到了莫斯科。

韩明阳一行走下飞机，迎候的使馆工作人员抢上来，形神紧张，开门见山：“最近这里气候不好。谁也不许乱走，谁也不许乱说！”

他们马上被装进遮了窗帘的汽车，径直拉入大使馆。一关三天，不许出门一步。

归国的飞机票迟迟订不上，年轻的跳伞运动员们憋得整天朝韩明阳诉苦。韩明阳自己也不以为然，至于吗？战争年代也不曾这样看得严紧，管得死板！

他向大使提意见：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苏联，集体行动，参观一下红场和列宁墓总该允许吧？

大使犹豫：本来这事不用你们提，只是最近刚出了事，正紧张……

韩明阳说：也不能草木皆兵么，苏联人民跟我们还是友好的。我们出国的任务就是搞团结搞友谊。

这话不好反驳，大使同意了。派一秘带韩明阳一行去红场。

中国大使馆就在列宁山旁边，山下是壮观的奥林匹克村。一秘引导韩明阳一行看了看列宁山，然后去红场。

一路行来，市面整齐，没有看到什么破房子。不象北京，高大的现代化楼房总是被一群群低矮破旧的灰房子所簇拥。韩明阳的感觉，莫斯科市民的生活水平要比北京市民高不少。

苏联人民确实友好，不时有行人向他们注视，先后有四五次，苏联人主动向中国人问好、握手。亲热之后，韩明阳必要向一秘投去一瞥。他笑，一秘也笑。

踏上古老又年轻的红场，韩明阳住了脚。凝神四望：克里姆林宫正中后面的大圆屋顶上飘扬着苏联国旗。宫墙左右两边对称地耸立着著名的斯巴斯克和尼古拉塔楼，上面闪耀着早已从电影中看到多次的红星。红场南面是一座由九座塔楼圆顶教堂组成的极富俄罗斯特色的勃拉仁内大教堂，离教堂不远有一座圆形高台，相传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即在高台上凝视着远方被砍下头颅……

忽然，一名上了年纪的苏联妇女在他面前停下来，认真朝他望着。

韩明阳很有礼貌地微笑点头。

“你们是从北京来的还是从日本来的？”老妇人会说中国话。

“我们从北京来。”韩明阳用俄语回答。

老妇人的惊喜之色犹胜韩明阳：“你会讲俄语？”韩明阳点头：“和苏联顾问学的……五十年代！”老妇人一把握住韩明阳手：“五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工作过！”他们的眼睛都变得湿润，汉语和俄语在他们嘴里交替使用，浑然一体表达着友谊。

“你们这些人长得都很漂亮。”老妇人环顾围绕的年轻人。

“他们是跳伞运动员，在索菲亚参加国际比赛，归国途中在莫斯科转乘飞机，顺便看看红场和列宁墓。”

“欢迎你们来参观。中国人好，我很怀念北京。”

“我也很怀念苏联人民。”

分手后，韩明阳问使馆一秘：“怎么样？”一秘说：“在红场，你们可以自由活动活动。”

列宁陵墓矗立在克里姆林宫墙正中的前面，结构与色调肃穆，凝重。外面镶嵌贵重大理石、黑色和灰色的拉长石、深红色的花岗石和云斑石——深红色代表革命旗帜的颜色，黑色表达人民的哀悼之情。墓前刻有“列宁”字样的碑石据说重 60 吨。

陵墓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墓顶是平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和武装部队的所在。沿黑色大理石台阶而下，转弯进入陵墓中心的悼念大厅，空气变得阴郁凝重。大厅四周环镶红砖，有用花岗石雕刻的苏联国徽和国旗。列宁安眠于铺有红色党旗和国旗的水晶棺里。韩明阳向列宁遗体鞠躬，脑中闪过许多熟悉的电影镜头，仿佛又看到列宁演讲的生动形象。当他走出陵墓时，斯巴斯克塔楼的自鸣钟恰好响起。那钟声每隔 15 分钟鸣响一次，它好象幽灵一样迈着庄重的脚步在莫斯科上空走来走去。古老、神圣、深沉，仿佛表现出宇宙深处的节奏。他望着川流不息去瞻仰列宁遗容的人群，想起《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

然而，他从肃穆的晕眩中很快醒来。因为有一张似曾相识的漂亮的女人面孔从他眼前闪过，眉目传情，频送秋波。他莫名地不安，忙环顾四周。

一秘和运动员不见了，他们走散了。不过，他看到

一张东方人的面孔，便过去问：“你是中国人吗？”

“我是日本人。”这位日本青年会讲中国话。韩明阳多次出国，养成随时与人聊天的习惯，为了交流，为了多了解外部世界。

“你来多久了？”韩明阳问。

“一天。”日本青年朝气蓬勃。

“干什么？”

“旅游。我在等一位苏联姑娘，”日本青年望望红场，又看看手表，“我们有约会。”

“一天就认识了？”

“我和你现在不是也认识了？我如果是女人，你难道不想和我约会吗？”

韩明阳大窘，虽然他知道许多外国人一见面就可以一起上床。他勉强笑着问：“你是做什么的？”

“上学，我是学机械的。放假了，出来旅游……”他忽然叫了一声，甩下韩明阳，朝东面商场的方向跑去。那边有个穿裙子的姑娘扭动着腰肢正走过来。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韩明阳至多不过叹一声国外的浪漫情调，不会有更多想象。可是，那位似曾相识的女郎又在他面前出现了，象服装模特儿表演那样迈着一字步，几乎挨近得要贴住韩明阳：“你的朋友已经有了伴儿，你不想找一个伴儿吗？”

韩明阳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他被这突然事变搞得有些晕，怔怔地没有说话。

“走吧，亲爱的。”女郎挽他的手臂。韩明阳像被蛇缠住一样忙不迭抽开手，说：“对不起，那位是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

韩明阳从《参考消息》上早已知道莫斯科不乏找外国女人睡觉的女郎。他多次出国，有了经验。只要声明“我是中国人”，这种拉客的女郎就会扫兴离去。

然而，这次例外。女郎没有扫兴，反而闪动一双漂亮的大眼说：“我丈夫不在，身边没人。你从中国来，身边也没人。到我家里去吧，你会满意的。”

韩明阳退后一步：“中国不许这样，你应该知道。”

“这种事男的女的都需要，管得着吗？”

“你如果再纠缠，我就要喊人了！”韩明阳沉下脸，逼得女郎退后一步。他马上转身走开，去寻找自己的运动员。

“唉，我怀疑那个日本人和后来这位女郎都是有意安排的。”韩明阳事后这样说。“我在国外有过几次艳遇，不象这次，知道你是中国人还要纠缠。而且，后来发生的事更使我不能不多想……”

从莫斯科回北京，韩明阳过海关又遇了麻烦。

按说有护照，最多五分钟就可过关。其他运动员都很顺利，唯独韩明阳，被一位中尉军官拦住了：“对不起，你的护照有问题，我需要向上级汇报。”

二十分钟后，出来一名上校。把护照交还韩明阳。

“有什么问题？”韩明阳问。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耽搁这么久？”

“我们要核对一下。”

韩明阳从安全门走过去，立刻上来两名身高马大